

PINGDAN
SHENGHUO

平淡生活

下

海岩

著

海岩
30年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PINGDAN
SHENGHUO

平淡生活

下

海岩

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

C ● N T E N T S

下册

- 第十章 挥之不去的梦魇 / 169
-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的中毒事件 / 187
- 第十二章 无辜孩童命归西 / 203
- 第十三章 接受庭审为赎罪 / 221
- 第十四章 一朝亲情被出卖 / 237
- 第十五章 一波三折命不该绝 / 253
- 第十六章 似曾相识的罪案 / 267
- 第十七章 被人忽略的真相 / 283
- 第十八章 出圈圈又遭劫持 / 299
- 第十九章 昔日友人反目成仇 / 317
- 第二十章 历尽磨难未见彩虹 / 333
- 尾声 归于平淡 / 349

第十章

挥之不去的梦魇



后来优优对我倾诉过那天晚上她的心情，那一天是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她在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日子里，定了她的终身。

其实不光这天晚上，优优与凌信诚的结合，始终带有报恩还债的心理。这种心理贯穿于她与凌信诚的“恋爱”全程，是她一直难以摆脱的精神压力。这种压力让她没有自由的感觉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她不由自主想起周月的时候，她甚至有一种被强迫的受虐感和羞耻感，好像她是为了金钱，才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爱人！所以优优突然地对金钱厌恶无比。她有时甚至希望她和周月之间原本一无所有，她被迫放弃的那场爱情，只是她一厢情愿的一个幻觉。

和优优明确关系以后，凌信诚马上出了医院。其实他早就可以出院，只不过为了能让优优每天过来送饭，而故意在医院拖延。他出院后没有住在家里。父母虽然早已择日安葬，但瑞华花园的那幢别墅总有不祥之感，住在那里难免陷入回忆的煎熬，也难以摆脱那场悲剧的梦魇。

凌家还有一些其他房产，但不是没有装修不能住人，就是久无人住需要收

拾，所以凌信诚出院后就先带上优优一起去外地休养。同行的还有他的儿子和他家的保姆，还有一直为他父亲做事的李秘书及一个医生。

他们去的地方是南方的一个湖泊，在地图上可以查到它的名字。这个并不有名的天童湖位于浙江东部，途中要在金华下车，然后乘汽车再走三个小时，才能进入湖区外围的山林。若不是那条进山的道路修得比较正规，优优几乎不敢相信，这样苍郁无人的深山老林，怎会藏着一汪湖水。

汽车缓缓转过一片林子，此时谁也说不清他们已经盘桓上山还是行进在平地。他们从一个窄窄峭峭的崖口驶出，一片清蓝的湖水扑面而来，车上的人几乎全都惊叫起来，全被眼前不可思议的美景所震撼。

这样的旅行让优优体验了过去只在电视剧中观摩过的享受。他们一行六人，连小保姆和孩子在内，从北京出发时全部乘坐软卧列车。他们包下了两个包厢，一个由凌信诚和优优独住，而秘书、医生、保姆和孩子则住在隔壁。来车站送行的人前呼后拥，全是公司里的各级头头。头头们的脸上不仅对凌信诚充满关切和恭敬，而且对优优也倍加亲热，嘱咐她一定照顾好老板，让他好好调理，好好开心。

这么多人嘱咐优优，让优优感到责任重大。本来她和凌信诚相处，都是凌信诚随她。自从凌信诚父母死后，优优身负罪责，现在又被众人委以重任，举手投足都有些不自然了，不知哪句话该轻，哪句话该重，哪些事应当顺从，哪些事可以自主。

旅途中的第一个晚上，凌信诚就挤到优优的铺上上下其手，并有进一步要求。优优记得医生说过，凌信诚的心脏状况已承受不了男女之欢，所以她和凌信诚结合，早就抱定禁欲之心。现在凌信诚主动求欢，优优反倒手足无措。她抱着凌信诚单薄的身子，抚摸着她女人般细滑的肌肤，心中同样冲动难耐，但同时而生的恐惧，又让她无法纵情快乐。她声调委婉地做了劝阻，但凌信诚不听。她用他的心脏吓他，反而让他恼怒，极不开心地质问：“你是我女人了，难道不许我碰？”优优只好由他，但心里七上八下，生怕万一凌信诚发病，万一不治，她丁优就真的灭了凌家满门，成了凌家的千古罪人！

像这样饱受惊吓的情欲春宵，优优当然感受不到真正的高潮，更何况她第一次干这事是和侯局长那种变态的男人，因而对这种事本身就怀有恐惧。好在凌信

诚做这种事有点像个孩子，动作慌张而过程简单。而且，高潮来得很快。而且，没出什么意外。

凌信诚看来非常满足，那一夜始终挤在优优铺上不肯离去。优优像哄孩子那样又开始劝他，让他以健康为重少干这事。凌信诚满足之后就变得听话起来，用一串随口而来的保证敷衍优优。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确实还算节制，每晚只和优优相拥而眠，并不过多沉迷床第之欢。优优每天晚上上床之后都要给他做做按摩、揉揉脚心，然后用自己的怀抱哄着他慢慢入睡。凌信诚似乎对这母性的怀抱渐渐产生了心理依赖，那是一个让他远离孤独治疗伤痛的爱的暖巢，一旦失去便显得无着无落。

整个假期优优都这样竭尽全力，想方设法让凌信诚开心，处处看凌信诚的脸色办事。好在凌信诚总的来说，是个极好伺候的男孩，大多数时间少言寡语，除了偶尔突发脾气，几乎从不与人争执，包括对秘书保姆，也从不为小事呵斥。优优与秘书医生沟通，包括与保姆相处，也都还算开心。她本来是那种热心助人的女孩，只要别人不与她动粗，她的性格其实很得人心。再说大家一块出来度假，都是为了陪伴凌信诚，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，彼此和气，从根本上说没有冲突。

唯一和优优有所冲突的，就是那个孩子。

那孩子皮肤很白，样子很乖，平时很少哭闹，只要手中有个玩具，便能自得其乐很久。带这种孩子，连保姆都很轻松，凌信诚就更不操心。不过看得出他非常喜欢这个孩子，只要精神稍好，便总想抱在自己手里。他给孩子重新起了名字，叫凌健安，寓健康安全之意。但这名字多少有些俗气，而且颇为拗口，所以大家都不叫的，都随了保姆叫他乖乖。这是保姆在凌信诚没给孩子正式起名之前，自己叫的。那孩子也确实很乖，所以“乖乖”二字，就成了孩子的小名，众人百呼不厌。这孩子确实成了枯燥旅途的一个玩意儿。

唯独优优，对乖乖另是一番感受，不是她不喜欢这个孩子，而是这个孩子不喜欢她。

优优的本性，对一切小孩都是爱的。但那孩子对优优的恐惧，也仿佛与生俱来。一见到优优伸手抱他，便像在医院花园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拼命挣扎，号哭不止。这个条件反射让所有人惊讶不已，也让所有人窃窃私语。凌信诚父母被

杀的过程，恐怕早就不是秘密，甚至还传成多个版本，滥加演绎，但李文海枪杀凌母时孩子正在优优手中抱着，这一情节，各个版本都很一致。人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：当孩子尚未发育成熟的大脑受到强烈的恐怖刺激时，他眼中看到的正是优优的面容。所以，优优的这张脸孔，已在孩子尚未建立分析判断能力的大脑内部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条件反射，一看到这张脸孔便会触动恐怖神经。换句话说：优优在孩子的眼里，已是魔鬼的化身。

优优为此非常痛苦，和某个大人是否冲突，她并不在乎。甚至在遭遇强者侵犯的时候，她也并不退缩。比如李文海和胡子，还有姜帆之流，她和他们正面对决，绝不屈服。但被一个可爱的孩子无端抵触，却让她非常难过，也非常难堪。特别是，她从今往后将命中注定，要和这个孩子一起生活！

对这个状况最着急的，当然还有凌信诚。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与他未来的妻子，能够和谐相处。他原来以为由于孩子还小，还没有太多记忆，因此今后完全可以把优优当成母亲，他相信优优愿意并且也能够承担母亲的责任。他甚至还对优优说过，实在不行他不惜卖掉公司，带着优优和孩子，离开熟悉他们的一切人、一切社会圈子，到一个谁也不知道他们底细的地方，买一处房子，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，让所有人，包括那个讨厌的姜帆，包括孩子的母亲仇慧敏，都再也找不到他们。他们将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，会找到他们喜爱的，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到那个时候，凌信诚在所有人眼里，是一个温存的丈夫和父亲，优优在所有人眼里，是一个能干的妻子和母亲，这个名叫乖乖也叫凌健安的男孩，是他们两人亲生的儿子。

当然，这都是空想。

对凌信诚的这个计划，优优先是激动了一阵，但很快就发觉其中的不切实际。离开所有的人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凌信诚还好办，他除了父母之外，只有上海一个远房的姑妈还有些来往，而优优却不可能离开她的大姐，包括她从小到大的朋友阿菊，一旦说从此永不相见，断是舍不得的。优优不像凌信诚，凌信诚反正没什么朋友，他那些大学中学的同学，也早就不再来往。再说，最不现实的一条还有，卖掉公司能像上下嘴唇一碰那么容易吗？这也太不现实了。能异想天开地想出这样的计划，只能说明凌信诚还是个小女孩。

但乖乖的哭叫和恐惧，与大人们的窃窃私语，确实是优优和凌信诚共同的心病。在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之前，优优只好远离那个孩子，从一上火车就如此。凌信诚要和孩子玩，就到保姆的车厢里去，优优要跟过去，最多站在门口，与孩子保持距离。到达天童湖以后也是一样，只要是大家集体活动，游湖吃饭看风景之类的活动，优优都是这样，与孩子拉开距离。

这种近身不得的现状，让优优对孩子的感觉发生变异，她看到凌信诚越来越喜欢这个孩子，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。不知是孩子天生长得白嫩可爱，还是自然而然的血缘亲情，凌信诚抱起自己的儿子，脸上总是荡漾出心满意足的笑容。他和优优在一起时，也从未有过这样无忧无虑的表情，从未有过这样天真慈爱的神态。优优当然看得出来，也比较得出来，以致她一看到凌信诚和孩子在一起亲密玩耍，一看到他在孩子脸上又亲又蹭，就忍不住妒火烧心。有时她会故意叫凌信诚过来一下，凌信诚总是拖拖拉拉，只要让他和孩子分开，哪怕只是暂时分开一两分钟，也是很不愿的样子——过来皱眉问优优有啥事，脸上的笑容也会顿时收去。优优心里难过极了，仿佛那孩子是一个强劲的情敌，而自己则是黄花渐老风情不再的第三者，那种无甚理性的失落感会让她突然感到愤怒，并立即将这愤怒发泄在凌信诚的身上。

“我没啥事，你去跟他接着玩吧。”优优说完这句，扭身就走，弄得凌信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搞不清优优突然板脸是为了什么。

时间长了，渐渐地，优优嘴上不说，但在心里非常讨厌这个孩子。

渐渐地，优优对她与凌信诚的关系也隐隐有些后悔，至少对他们的未来，心中甚感茫然。

但是，如上所说，她已无路可退。她的大姐是花了凌信诚的钱才住进了医院，不仅打针吃药做各种治疗，都有公司的支票垫底，而且，大姐在医院里的一日三餐、日常花销，也都是往公司的支票上填的。这还不包括请护理员的钱呢。护理员是公司让大姐请的，大姐请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阿菊。德子被关在牢里，阿菊没有工作，一个人在旅馆住着，衣食无着。大姐就把这个差事给了阿菊，既是她帮大姐，也是大姐帮她。她这样每月可以从信诚公司的支票上领到六百元钱，还能退掉旅馆那间每月一百八十元租金的房子，和大姐住在一起，因为大姐在朝

阳医院住了一个单间。

还有优优的姐夫，也不用再倒手机挣那点辛苦钱了。凌信诚和优优离京之前，去朝阳医院看了一次优优的大姐，谈了他和优优的事情，像履行一个求婚仪式般地征求大姐的同意。当时姐夫也在，大姐便机不可失地向她未来的妹夫提了一个条件。虽然是用了请求的口吻——希望凌信诚能帮优优姐夫解决一份工作，但这请求在求亲时提出，就成了条件。凌信诚问钱志富都会做些什么，钱志富便把他卖菜卖火锅的经历吹嘘了一番。说吹嘘是因为他把那个菜摊说成了经营果菜批发，把那五张桌子的火锅店说成了火锅城，他把他的失败归结为大姐生病——是大姐的病拖累了火锅城扩张连锁计划的进程。

凌信诚说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公司是生产经营药品的企业，恐怕没有适合你的工作，我可以出点钱算是投资给你，你再去开个火锅城好了。姐夫笑逐颜开，说那当然更好。双方一拍即合，就这样谈定了。

姐夫如愿以偿，大姐也非常高兴。优优当然也很高兴。姐夫终于有了着落，而且他一旦财路顺畅，对大姐和优优就都能有些笑模样了。

可优优高兴之后心里却沉得要命，因为她能感觉到自己身上已不堪重负。特别是当她发觉凌信诚的儿子对她的排斥难以更改的时候，心里的压力就更加不易承受。

他们在天童湖休养期间，优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在电话中没事闲聊。她向我描绘了天童湖的宁静和美景，以及他们在湖心小岛的那座别墅里日复一日的奢华生活。那别墅是浙东一个私企老板巨资兴建的度假乐园，专为行贿各种关系而用，这一段恰巧空着，李秘书通过关系（当然也要花钱），就把它租下来了。

这样的生活对优优来说，想必开了眼界，但从她的言语之间，我能听出她内心或有的苦闷委屈和隐隐流露的孤独寂寞。与爱人相偕优游名山秀水，还会寂寞吗？在自己从未见识过的物质天堂中尽情享受，还会寂寞吗？优优的寂寞令人费解。除非，我想，她还在念着周月。

优优的心理压力，凌信诚毫无察觉。他因为有了优优相伴，每日心情如沐春风，又因为找到了初为人父的感觉，人也变得开朗慈祥，虽然依旧说话不多，但笑容却明显多了。爱情的滋润与天伦之乐同时作用，连他一向苍白的脸色也前所

未有地红润起来。

不知是不是由于神清气爽的缘故，凌信诚对仇慧敏的事情，也办得非常认真。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，催问去法院和检察院活动的情况。优优从旁听着，能听出事情办得并不顺利，案子的前景并不乐观。她从凌信诚频繁打出去和什么人不断打进来的那些电话中，陆续知道案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，又由检察机关移送到了人民法院，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，不日就要宣判……那其中大概也有姜帆打来的电话，优优隔了卧室厚厚的墙壁都能听见凌信诚和他的解释与争吵。

在他们快要结束这段悠闲假期的时候，案子的结局终于传过来了。仇慧敏被法院一审判定犯有交通肇事逃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不予缓刑。

随后传来的消息是关于凌信诚父母被杀案的判决结果，李文海被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；德子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，送监收押。两人都放弃上诉，因此这个案子就此了结。

仇慧敏也放弃了上诉。

这些消息都没有给凌信诚带来快乐，他又像以前一样心事重重。法院对李文海和德子的判决让他又想起了死不瞑目的父母，他那天晚上蜷在优优的怀里，轻声啼哭。优优没有劝他，她只是把他搂在怀里温柔地抚摸，像在安抚一个无助的孤儿。而优优那时最担心的则是姜帆，她不知道姜帆这种人在他的要求没被满足后，会用什么恶毒的方式进行报复。姜帆的要求非常明确，他要仇慧敏被判缓刑，结果法院判了实刑。也许现在仇慧敏正从看守所被押往服刑的监狱，也许姜帆正赶去为她送行，也许他们正用眼神互相沟通，共同圈定了他们未来的仇人。

坏心情使凌信诚对任何事的兴趣都在迅猛地减退，包括他子承父业后信诚公司的经营前途。他再一次和优优谈起卖掉公司然后隐居的想法，优优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把此话当真了。

如果公司真的能够卖掉，优优当然一百个赞成，因为她担心医药公司的暗账回扣，早晚会像足球黑哨那样，被记者捅出去，最终掉进司法惩罚的恶浪旋涡。何况信诚公司行贿之事，已被有关部门盯上，优优没有去为公安卧底，未必别人不去。所以当她发觉凌信诚要卖公司的说法并非戏言或一时的气话，也就消失极

为积极，极力怂恿，力劝凌信诚放弃医药这行生意，改行去做别的。哪怕什么都不做，也比父母留下的这份家业在自己手里败落要强。

她当然不是贬低凌信诚的能力，也没有透露公安机关对公司的注意，她的论据仅限于信诚的身体，他的身体状况，显然不能支撑他投身于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。如果把公司全部交给父亲那些旧部，而自己从此不闻不问，那还不如现在就把公司送给他们。

于是在他们从浙江回到北京后，凌信诚便找来律师商谈出让公司之事。律师又找来资产评估公司，对信诚药业的资产进行全面评估。根据律师的建议，评估明面上的理由是凌信诚要以信诚的资产，帮朋友的公司做贷款抵押，以免引起公司高层的猜疑。尽管有此说词，但一向不问公务的这位凌家公子，突然请来评估公司翻箱倒柜地核查资产，还是在公司内部引起轩然大波。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还专门跑到凌信诚的住处，言辞激烈，力陈替人乱行担保之弊，劝他为公司的资产安全着想，收回成命。但凌信诚有他的退敌之计，那就是一味的沉默寡言，以柔克刚，最后也只是表示去和朋友商量商量，别无多言。问他是什么朋友、哪家公司，也不肯透露。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也没办法，以为这位少东性格如此，连点男子汉的痛快劲都没有，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，只好摇头撤退。他们不晓得凌信诚不肯说出那家公司，是因为那公司实际上子虚乌有。

资产评估的结果很不得了，除了计算账面资产，还要计算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，还要计算房产和地价的升值，信诚公司本身的品牌和其主力产品西林霉素的市场认知度，都估了可观的数目。凌荣志发家致富二十年，站着房子躺着土地，一一细数也不算少。评估报告出来以后，先密封了送给凌信诚本人过目，凌信诚自己也被吓了一跳：公司的资产竟有七亿人民币，减除负债，净资产也高达四亿之多。

律师事务所也终于找来了一家有意收购的客户，是一家做药的中外合资企业，名叫辉德瑞斯制药有限公司，这家公司历史悠久，实力雄厚，光是辉德瑞斯这四个大字，在制药界已是如雷贯耳。但对方以大欺小，收购的条件过于苛刻，第一条就是仅按账面资产的价格谈判，评估出来的资产概不算数。而对方提出的收购价，竟然只有区区几千万元，这个数目同样让凌信诚大跌眼镜。

谈判虽由律师代为操作，而且一直秘密进行，但医药行业互相勾结渗透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凌信诚出卖公司这件事情，很快就沸沸扬扬传播开来。凌信诚从李秘书吞吞吐吐的口气当中，知道公司上上下下都已炸窝，很多业务骨干都在打算另谋出路，管理层更是人人自危，公司的业务基本停摆，这两天下面的工人也开始找碴闹事，工会组织也在连夜开会……凌信诚这才迫不得已把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叫到家里，正式公布了他要退出信诚公司的决定。

那时凌信诚和优优住在亚运村附近一套顶层的复式公寓，那是凌家在搬到瑞华别墅之前住的房子。在他们去天童湖休假的时候，这套房子做了全面的修整，凌信诚宣布引退的会议，就在这间公寓的客厅召开。那一阵公司每次来人，优优都要自动回避，也说不上是什么心理作怪，总之她现在最怕见的就是信诚公司的那些同事。她过去在公司里位置那么低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老板的未婚妻，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自卑感，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，来应对那些熟悉的面孔，和那些面孔突然换上的谄媚的笑容。

凌信诚向公司的头头们宣布退出的时候，优优照例躲到了楼上，她知道楼下的会议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同寻常，为此她情不自禁地站在楼梯半腰向下张望，那张望其实仅仅是一种倾听。她听到凌信诚细弱的声音，断断续续，在简单省略地讲述了他的身体状况，以及对经商的无趣和无能之后，便说出了他的决定。在他说出决定后楼下陷入一片寂静，这寂静让优忧心悬在喉，这时，她突然听到身后发出一声巨响，那一瞬她狂跳的心几乎从口中蹦出！

她转回头去，整个二楼却一下变得寂静无声，看不出那声巨响来自何处，她转身一步步拾级而上，渐渐看到二楼过道上的一只花架，不知何故倒在地上，一盆她最喜爱的蝴蝶兰连盆带花，全部摔得粉身碎骨，碎瓷四处散落，一地落英缤纷。

优优满腹狐疑，继续向楼上走去，在最后几节台阶却忽然放慢脚步，因为她看到了这场“事故”的肇事者，原来是不知从哪间屋里自己爬出来的那个小孩！

乖乖似乎也受了这声巨响的惊吓，一动不动地趴在碎瓷残花当中，一双惊惶恐惧的眼睛，直直地瞪着优优。优优惊魂稍定，想喊保姆，但又不愿让自己的喊声让楼下听见。她又怕花盆的碎瓷划伤孩子，犹豫片刻，她向孩子走去。

孩子依然一动不动，仰着头用恐惧的目光看着优优沿楼梯自下而上，他的面

部不由得微微抖动，小嘴也已张开，但没有哭出声音。优优怀着一丝侥幸，继续走上楼梯，当她抱起孩子时她可以感觉到孩子的全身都在抽搐，她极尽温和地抱着他，刚想再说两句温和的话，还没开口就听到孩子胸腔里的一股热气，冲破痉挛不止的喉咙，以井喷似的气量喷薄而出，紧接着优优的耳鼓被一种令人呕吐的尖叫冲撞攻击，那尖叫声比刚才花盆打碎的声音还要突然，甚至惊悚百倍！

楼下的人也都听到了花盆倒地的声音，少时又都听到了楼梯上孩子的尖叫。那尖叫声延绵不断地持续，让每个人的神经都变得不堪一击！凌信诚最先熬不住了，离席向二楼冲去，他看见他的儿子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正在优优手里拼命挣扎，他的叫声已经完全嘶哑，只剩下阵阵干号和垂死的悸动。而优优站在一地碎瓷当中，进退无据，好像已被孩子吓傻了。

有几位与会者也跟上来了，其中有总经理和李秘书。凌信诚可能觉得他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，一把夺过哭号不止的儿子，同时冲优优吼叫道：“他不让你抱你为什么非抱，你非让他哭出病来是吗！”

这是优优第一次看到凌信诚如此气急败坏的脸色；第一次被他如此粗暴地训斥，而且是当着众人。这些人优优全都认识，此时全都面无表情，冷眼旁观。那些眼神一下刺中优优那根最不敢碰的神经，让她立即明白自己无论享受了多少衣食富贵、接受了多少阿谀谄媚，但在众人眼里，她仍然是个下等人，是被摆在大理石台面上的一只花瓶，是供人看的，看腻了完全可以随手一摔！

优优觉得自己受了屈辱，屈辱使她的自尊心反而强过百倍。她推开挤在楼梯口的那堵无动于衷的人墙，挤出一条跑路跑下楼梯。她没有顾及客厅长桌边上投来的那些诧异的目光，拉开屋门冲了出去。她冲出屋门的那一刻，心里大声地叩问自己，她为什么要整天陪着这个恶魔似的小孩子！她为什么非要承受这份罪！

她一直冲到大街上，才觉得胸口透出了气。可那孩子的尖叫声似乎还留在耳朵里，仿佛那声音是从耳朵里面往外叫……她不知道自己该躲到哪里去，躲到哪里才听不见这声音。

她麻木不仁地朝前走去，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熟悉的路。这条路激活了她心中即将磨灭的印象，让她隐隐听到了灵魂的暗示，让她鬼差神使地走到了那座梦中的大门。

那座门是她梦中永远的风景，那座门和梦中的样子极其相似。门口有个小屋，里边有个老头，那老头神态依然没变，依然在屋里慢慢悠悠地分着报纸。

优优走进了那间小屋，那个老头随即抬头问：“找谁呀？哎，你来过吧，我见过你，你上次是找谁来着？”

“我找周月。”

“周月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周月的老乡！”

那老头热情起来，还给优优让座，在他拨打电话为她寻找周月的时候，一辆汽车恰从门前开过。优优记得她第一次找到这里，也是有辆汽车正要出门，那辆车后来拉着她一起到公安医院去看周月……此情此景，恍如昨日，就像电影中一段黑白梦境的慢速回放。

汽车绝尘而去，老头打完电话，他的声音唤醒了沉于幻觉的优优，“周月在呢，他马上出来。”

优优彻底醒过来了，心中自问究竟来此做甚，是来寻找梦中的爱情，还是自愿请缨要当那个奸细？

优优从浙东天童山回到北京之后，再没给我打过电话，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她与凌信诚一切都好，两人正沉醉于甜蜜的爱情生活。那时我正在设计小说的结尾，那结尾便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写出这样团圆美满的结尾对我来说，早就心仪已久，在此之前我的多部小说皆因结尾不让读者舒心痛快而屡遭诟病。无论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还是《永不瞑目》《死于青春》，主人公均在缠绵相爱之后，死于非命。而《拿什么拯救你，我的爱人》和《玉观音》之类，虽然人物苟活在世，也是有情男女，天各一方。最好的结局要算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和《便衣警察》了，但男女主人公虽然破镜重圆，心里也是各怀恩怨情仇，读者大多也能看出，那种美满似难持久。所以我一直憋着要写一部真正的团圆喜剧，以免读者对我盖棺定论。优优与凌信诚的故事给了我这个机会，让我能在祝福他们的同时，也写下他们的幸福供读者分享。我甚至想象万一那位电视剧投资商被“海岩”二字冲昏头脑，冒险拍下此片，那结尾一定是优优和凌信诚带着他们的孩子乖乖，徜徉嬉戏于蓝天碧水的海边，而此片最后光明的结尾，就定格于他们脸上灿烂无忧的笑容。

但在这个结尾尚未完成之前，我半夜三更接到了凌信诚的电话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焦急，焦急中还带了些少见的愤怒，愤怒中又包含了情不自禁的沮丧……他沮丧地告诉我优优跑了，时至深夜还未回家。他详细地说了优优离家出走的过程，自我辩解的同时又夹杂了对优优的批评。他说他没想到优优的个性如此之强，脾气如此之大，一言不合，摔门就走，这日子长了可怎么过呢。凌信诚的这个电话，再次把我对爱情能够持久的幻想无情打破，让我深感男女之间性格冲撞，日久生厌，甚至柴米油盐、经济纠纷，这些才更加真实，更加永恒。

凌信诚诉说完了、抱怨完了，还是希望我能帮他找到优优，劝她回来。我说优优并没打电话给我，我也不知她的下落，她会不会去医院她大姐那里了？会不会去她姐夫那里了？她姐夫不是开了一个店嘛。凌信诚说这些地方他都找过，也打电话问过，他们都说没有见到优优。

于是我一边答应他明天尽量去找，一边站在优优的立场做些缓解矛盾的工作。我说据我观察，优优对你有很深的感情，但你也要为她想想，一个二十岁的女孩，守着一个一见她就发神经的孩子，她究竟有多少耐性，究竟能承受多长时间，总不能对她要求过高。另外，你们两人相处，你是强势，她是弱势，她经济上要依赖于你，你又是男的，她在你面前唯一剩下的、唯一敏感的，只有自尊。她因为自尊受伤而离家出走，你应当理解、应当宽容。我的劝说让凌信诚在电话里沉默了，没再为自己辩解理论，在结束通话前他向我表示，优优回家以后，他可以向她赔礼道歉。

第二天我是通过阿菊找到优优的。阿菊已经不在医院陪护优优的大姐，因为优优大姐已经出院，住到优优姐夫开的店里去了。优优姐夫拿了凌信诚给的二十万元投资，本来雄心勃勃，要重演志富火锅尚未实现的神话，但自从他倒了几次手机，间或还做了几次“倒卖人口”的“脏活儿”——为一个在北京开酒吧的仙泉老乡从仙泉招了几名坐台小姐，赚了几笔“不赚白不赚”的小钱之后，已经彻底蜕变成一个典型的“机会主义分子”了。我对优优说到“机会主义”这个词时优优居然没有听懂，这是老词，已经多年不用，源自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期的著作。毛主席说：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，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，无一定原则，无一定方向。我对优优说，你的姐夫就是这样的“机会主义”

分子。他看到北京的网吧生意很火，便立即放弃了他的火锅理想，在酒仙桥那边开了一家网吧，做起了少年儿童的生意。那网吧也起名叫志富网吧，刚刚营业，生意挺火。钱志富就住在网吧后面的一间平房里，优优大姐出院后也住在那里。凌信诚还把公司里一辆八成新的奥拓汽车交给姐夫开着，又单给了大姐三万块钱，让大姐把个家安得像模像样。

大姐出了院，阿菊却没失业。优优本来想再求凌信诚也帮阿菊找份工作的，但阿菊自己有本事，在医院就地取材找了个挺美的差事。这差事并不是留在医院，而是到一家装修公司去当秘书。装修公司的老板是个工头出身的江苏人，那一阵割阑尾住在大姐隔壁，和阿菊互相对眼交了朋友，没出三天便亲口许愿，并且一出院就说话算话地将阿菊带走了。

我先在那间“志富网吧”里找到了优优的大姐，从她那里得到了阿菊的电话。我就在那间网吧里和阿菊通了电话，阿菊没听我说完就打断我说：“对，她是在我这里。你要不要和她说话？”

于是我和优优就说上话了，不是在电话里，而是见了面。见面的地点就在阿菊住的地方，离“志富网吧”很近很近，就在大山子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，两房一厅的一个单元，家具灯具都是新的。阿菊新交的那位开装修公司的男朋友名叫老六，平时业务很忙，时常不能回家，他不回家时阿菊就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她那个公司秘书的头衔只是虚设。

看来阿菊对她的新生活感到相当满意，我赶到阿菊家时优优刚刚睡醒，正在卫生间里匆匆洗漱，阿菊便带我看了她的这套房子，不无自豪地一一细数这房子的种种好处：三气齐全，全新家具，连空调都是新的，还是松下原装的机子……一直数到她的老六。对老六阿菊也挺得意，说老六对她很好，真心实意想要娶她，只是现在公司里业务太忙，顾不上这等家庭俗事，再加上德子倒霉不久，她马上披红挂彩也显得有些不义。总之就先这么过着，看看再说，反正总比优优强吧。见我略露疑惑，她看看卫生间那边，悄声解释：“凌信诚漂亮是漂亮，可那方面的事特别不行，优优陪着他不就像陪个木头似的，有钱又有啥用！像我这位，尽管年龄大了一点，可大一点就知道心疼人啊。不像凌信诚，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动不动就发个小脾气。他儿子跟他一样凶，见着优优就乱叫唤，你说优优

苦不苦？他凌家大的小的谁不痛快了都敢冲她吼几声，所以优优压抑啊！我昨天晚上带她出去上上网，有个声讯网站可以上去骂人的，反正大家互相骂，什么话难听骂什么。什么口音的骂人话全都有，哎呀，可逗呢。优优开始还不好意思骂，后来看我骂，也就跟着骂开了。骂完了心里也就痛快了。”

我不知道网络还有这样的功能，深感世上真是无奇不有。我问：“这是什么网站，还有专门骂人的网站？”

阿菊说：“有啊，那网站就叫‘聊聊’，也叫‘九聊’，你一上去就能骂的。”

“都骂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骂，什么王八蛋、操你妈……昨天有个小姑娘，北京口音，听声音还是学生呢，骂得太花了，男人都脸红的话她都不打结巴。优优开始张不开口，我就替她起了一个网名，叫‘操你们全体’，把网上的人都骂了，所以大家一下子集中火力全骂我们，优优也就跟我一起骂了。现在心里压抑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有这么个‘聊聊’挺好。心里烦的时候，就上‘聊聊’骂一通去，出完了气也就平衡了，然后回家回单位回学校该干吗干吗。”

这时优优从卫生间里洗完出来，阿菊便把话收住了，从沙发上站起来说：

“你们聊吧，我出去买点菜去，回来给你们做饭吃。”

阿菊走了，优优才冲我抱歉地说道：“昨天一夜没睡，今天起得晚了。”又问：“是信诚叫你来的？”

我说：“对呀。”

优优低头沉默，我也没有急于发言。仔细端详优优一眼，感觉这女孩长得确实动人，只是因为一夜未眠或者心情压抑，才在眼圈底下留下些疲倦和伤感的痕迹。少顷优优抬头看我，目中隐隐含怨，脸上却笑了一下，出乎我的意料，她竟首先开口：“昨天，我去找了周月。”

谈话的内容也让我意外。我愣了半天才说：“噢，是吗？”

“我和信诚吵了架，突然有点想他了，所以我就去找了他。其实平时早就不怎么想他了。想也没有用，他是他我是我，我们俩早就算完了。”停了一下，优优看我，又是自嘲地一笑，“其实我和周月从来就没有开始过。”